

《菩提資糧論》 第十七講



各位朋友，上一次，上星期六就講這個本宗分的下部份，那就一百三十首頌是關於菩提資糧修集過程的。我們講完了菩提資糧的法體，就講修集的程序，裏頭分兩大部份，一方面就以福慧修，福聚就講完了，慧聚就講到「方便不墮涅槃」部份。那今日會繼續處理這個問題，因為有幾首頌，「方便不墮涅槃」就講完，就講這個戊三，我們上一次就講過了，就是那個釋文那處，因為下半部就比較顯淺，我們解釋頌文的時候，就可以同時解釋釋文，就不用將釋文重新再講過，有一個好處就可以節省一些時間，戊三就即是講完了不要銷毀所有煩惱。這處分做一、二、三部份，第一部份修慧、修智慧，就是修這三個解脫門，第二就是修解脫門的過程當中，就不要好似小乘那樣墮入涅槃的，觀空而不取證。我們上一次就講到這部份，那第三部份就「不以斷滅滅惑」，惑即是煩惱，即是不要為了要入涅槃，就將一切煩惱全部銷毀，這處很特別了。一般人講佛家最主要就是銷毀所有煩惱、降伏煩惱入涅槃。前部份叫我們不要入涅槃，現在下部份，又叫我們不要一下子將全部煩惱都銷毀，這樣跟傳統佛教顯然有很大的差異，為何？今日就跟大家交代這個問題了。

這處就有幾首頌，一共有四首頌，我將四首頌講了，即是釋文那處就不需要再消文。除了特別地方，他說「極厭於流轉，而亦向流轉」，一個菩薩修行，一方面就討厭流轉生死，甚麼叫解脫？解脫就不要在三界流轉，同時的話，而亦都要向流轉，你仍然都需要生在三界上流轉，一方面是討厭流轉，第二方面就不會離開流轉，都是輪迴三界，原因是甚麼呢？如果你不輪迴三界，你初初所發的心，即是大菩提心，要普度一切眾生，不能夠實踐。因為你又不是成佛。成佛的時候，他就可以不流轉，成佛，因為成佛的時候，他的三身四智具足，即是他的生命根本不會消失的。但是你未成佛，於是你就跟佛不同，如果你不流轉的時候，不流轉生死，即是你無了生命主體，而不能夠成佛，那你就變了不能夠圓滿成就你最初的發心。因為你最初發大菩提心，你要成就佛果，即是大涅槃、大菩提，和發心使到所有眾生，你都要幫他們，使到他們一樣能夠圓滿地得到涅槃、一樣圓滿地得到菩提，現在你無了自己的生命，就

不能夠成就你的願。由這樣的緣故，雖然我們討厭流轉生死，但亦都要向流轉生死。怎樣才可以流轉生死，而不被流轉生死束縛著呢？那你要有般若智，一定要修般若，那我們下面再詳細講修智，修智那部份要詳細講，這處已經是很突出了，那麼另外就講「信樂於涅槃，而亦背涅槃」，於字是無解的，信樂涅槃即是說你相信涅槃是可以解脫生死，但是你是樂欲，希望得到涅槃，希望，但你不一定入涅槃，接著亦背棄涅槃。亦背，都不入涅槃。

即是上一次講了，因為觀空而不取證，觀空而不證入涅槃，你一定知道諸法空相，契會諸法空相，但是就不會證入涅槃，於是觀空而不證空。原因就同前面一樣講，因為涅槃，如果你不背棄涅槃，即是你不能夠流轉，你背棄涅槃就不能夠流轉，即是你向著涅槃就不會流轉，你背棄涅槃就會流轉。於是不背涅槃即是不入涅槃，不入涅槃即是要流轉，原因就是跟上面一樣的，因為涅槃與流轉是相反的，如果你取了涅槃，就不能流轉，你背棄涅槃的時候，你就可以流轉。背棄涅槃的時候，你要流轉、會去受苦的，那你情願受很大的苦，但都要與所有眾生一起，那麼而行四攝，攝眾生。如果你入了涅槃那時候，就不能夠攝受所有眾生。你自己個人解脫，獨了漢，就不能夠普度一切眾生了。這處突出了不要入涅槃，要背棄涅槃。不要怕流轉，而向著流轉，面向流轉。這個是非道來的，佛的其他地方教小乘人，就應該畏懼流轉，應該取證涅槃。現在大乘人剛剛相反，不取證涅槃，不背棄流轉，這個時候就有甚麼辦法做呢？為何你會流轉？有煩惱所以流轉，譬如你有欲界煩惱，欲界繫所以你能夠生在欲界；有色界繫，所以能夠生色界；有無色界繫，所以能夠生無色界。如果你所有繫縛都銷毀了，即是無了煩惱，無欲界煩惱、無色界煩惱，無無色界煩惱，那你自然會入涅槃，自然不會流轉了。

所以第二首頌就叫我們對煩惱不要將其銷毀怠盡，「應當畏煩惱，不應盡煩惱」，你應該對煩惱戒慎恐懼，驚怕煩惱會惱亂你的心，那麼即是不要讓煩惱隨便發作、隨便燃起，但是你不應該盡煩惱，不要全部銷毀所有煩惱。原因是銷毀所有煩惱就不能夠攝受眾生。因為你不能夠入眾生的世界，那麼要怎樣做？「當為集眾善，以

遮遮煩惱」，很有趣，你就修眾善，修眾善有甚麼方法對付煩惱？遮煩惱就是遮止煩惱，遮止煩惱就是用智慧去控制煩惱，第一個遮字是控制，第二個遮字是遮止，我們用智慧控制煩惱，讓煩惱不要發作，這樣來到預防煩惱產生一個影響我們生命的不良的效果。那就叫做「當為集眾善」，我們行眾善。那麼，然後用行眾善去控制煩惱，讓煩惱不會起過份的活躍、過份的活動，用這樣的方法。

「菩薩煩惱性，不斷是涅槃」，這處的意思是這樣，即是不斷煩惱性，不斷煩惱性，是嗎？為何？因為佛的涅槃即是……大乘的涅槃是留下一些煩惱性的，留下煩惱，不要盡去煩惱，才能夠最後得到涅槃。這個是大乘的不住生死涅槃，小乘不是，小乘是所有煩惱銷毀了，就入涅槃，這個涅槃叫做無餘依涅槃。所以大乘佛性是煩惱引致你成佛的，無煩惱就不能夠成佛的。為何？因為你有煩惱，迫你發大菩提心，因為我有貪、因為有瞋、因為有癡，我希望自己無貪、無瞋、無癡，而對治煩惱，有煩惱被你對治的，束縛我們的生命，就知道一切眾生亦都有煩惱束縛生命。由自己推想到其他眾生，要使其他眾生、幫他去降伏煩惱。這樣的緣故，所以菩薩對煩惱性不會將它斷除了，因為不斷全部，這個是大乘的涅槃。這個從正面講，從反面講，一般人以為將煩惱銷毀了，就是得到這個大菩提，這個是錯了。「非燒諸煩惱」，不是銷毀所有煩惱，自然能夠生菩提種子，這個菩字寫的時候，我寫錯了，請你改回，你寫善字。這個善與菩字差不多樣子，那就寫錯了。請你在講義上改回，因為你銷毀了煩惱，就不能夠生菩提種子。因為甚麼叫菩提種子？菩提就是大覺，菩提資糧大，大覺是一切智智。

我上一次講一切智智，一定是懂了一切知識的。懂得，我們應該是瀏覽三界一切的知識，成就三界的知識，如果你無了煩惱、銷毀煩惱，你根本不能夠存在三界。不能夠存在三界，你怎能夠成就三界的知識，三界你都不能夠生活，三界裏面新的知識，你完全掌握不到。你掌握不到，你成了佛都無用，你成了佛的時候，你都不能夠去普度三界。因為你對三界的事物一無所知。既然你不能夠成佛，因為你無了自己，所以不是一般人以為銷毀煩惱得菩提的種子。其實這個是錯的，並不是銷毀煩惱就可

以得到菩提種子。相反，如果銷毀我們煩惱，就由於你不能夠流轉三界，不能夠流轉三界，就不能夠成就三界一切知識。不能夠成就三界一切知識，你的智慧是局限在你出世那部份。入世的知識你是無的。入世的知識無的時候，你就不能夠成就一切智智，一切智智是所有智慧，所有知識都成就。佛是無東西不會的，因為他用無量的時間在三界流轉，所以他才能夠成就那麼大的知識。所以般若智，我上一次講了，當它發揮到最盡的時候，就變成一切智智，這個就是菩提，菩提是一切智智。因此我們不能夠銷毀煩惱的，我們要留下煩惱，「以遮遮煩惱」，用遮控作為方法，即是控制的方式，讓煩惱不能發揮太大的作用。

接著最後一首頌，到這處的時候，你會發現問題。因為在大乘經裏面那些銷毀所有煩惱的人，佛都會授記你將來能夠成佛。譬如好似在《法華經》裏面，第三品、第六品、第九品，第六品〈授記品〉的須菩提、舍利弗，替他們授記，說他們將來、將來他在甚麼世界，在哪個時候成佛，你的佛號叫做甚麼名。他們是阿羅漢來的，是嗎？舍利弗是阿羅漢，須菩提本來就證到小乘的極果，不過未入無餘涅槃而已。他入了有餘依涅槃，但是未入無餘涅槃，為何那些小乘阿羅漢弟子、佛弟子，佛又替他們授記，說將來若干時候、若干劫、若干百劫、若干無量劫，你能夠入涅槃、你能夠成就佛果的。這是矛盾，前面說，我們說菩薩那個煩惱性即是佛的種姓，由煩惱引申這個菩提的修行，現在在《法華經》裏面，就說那些阿羅漢可以被授記，說將來能夠成佛的，即是無煩惱都可以成佛。要解釋這個問題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釋，就變了你在那處有違經的過失，因為這本經這樣講、那本經那樣講，你要做會違的工作了。佛經是一定有的，因為寫論的菩薩，對經論很熟悉的，我講這點的時候，會想到第二本經不是這樣講。要解釋第二本為何不是這樣講才是。使到別人會起疑問，起疑問就不能夠信解，不能夠產生正信。要解釋這個問題了，解釋我在《法華經》裏面，第六品〈授記品〉，不止第六品，很多品，第三品、第九品很多品都有講授記，不如第六品授記，全品都講授記，名字都叫〈授記品〉。為何他們授記當中，當然有一些大菩薩或者菩薩授記，有些為小乘阿羅漢授記。小乘阿羅漢授記的時候，他們已經無了煩惱，為何能夠授記？

要解釋這個問題，於是有第七十八首頌說：「記彼諸眾生」，《法華經》的〈授記品〉就為那些銷毀了所有煩惱的阿羅漢，替他們授記，為何？「此記有因緣」，佛替那些阿羅漢授記是另有原因，原因我們不知道，因為我們是凡夫，我們不知道。「唯是佛善巧，方便到彼岸」，佛用善巧方便的方法幫助這些人可以到彼岸，這個就是這本論的解答。另外解答就是可以這樣講的，唯識家就說這些的眾生是叫做不定眾生，他有佛的種姓，有佛種姓的緣故，雖然他銷毀了所有的煩惱，但是他佛的種子仍然(在)，一日不入那個無餘依涅槃，一日他都有保留那個身體。只要他成佛的種姓的悲心，繼續將其發揮，而他是阿羅漢，他的生命就可以不需要用業去流轉的。即是我們流轉三界，我們的業，我們造了善、惡業，用煩惱潤生，你才可以在三界流轉。煩惱潤生即是你喜歡，你有欲界煩惱，來滋潤你的業力，然後你今生完了，你就在欲界再受生。你都無欲界的煩惱去滋潤你的業的時候，你就不能夠在欲界生的。

如果你色界的煩惱都無，即使你入定，你想生色界，但是都生不到，都生不到，因為要有煩惱潤生。那個凡夫的業惑苦，業是你造的行為，惑就是煩惱來的，由煩惱滋潤你所造的善惡行為，你完結了那些叫業種子成熟了，成熟就引申來生的生命，怎樣決定你哪些煩惱滋潤的業力，兩種東西結合，不能夠只有業力而無煩惱，不能夠生的，一定要煩惱、業力加起來才有生。由於苦集滅道的時候，集諦的時候，我們已經講得清楚，集是甚麼？積集煩惱與業，兩件事的。阿羅漢又怎樣生？原來阿羅漢是不需要的，他不需要造業都可以的，因為他靠悲願都可以的，他如果真是大乘種姓，他還有一願之悲對眾生，他的苦惱、同情他們，阿羅漢即是第八地的菩薩，即是等於第八地。他那個成就等於第八地，第八地菩薩就可以靠願力，喜歡生甚麼世界就甚麼世界，阿羅漢是一樣，只要他的悲心很強，發大願，從今日開始我發大願，雖然我的煩惱就銷毀了，但是透過願力那樣就可以喜歡生甚麼世界就甚麼世界，由於這個原因，他是不定種姓的有情就可以。如果那些阿羅漢是一向阿羅漢，即是定的阿羅漢種姓，是無佛種姓，他銷毀了煩惱，他就一定只是與真如本體合而為一，就無了生命主體了，這點就不同，在這處無詳細講。唯識的好處是這樣，唯識要解釋它，為何有些阿

羅漢又可以有佛替他授記呢？有些阿羅漢佛不能為他授記？原因就是佛替他授記的阿羅漢一定是不定種姓，有成佛的種姓，如果無的時候，他銷毀了煩惱就不能夠再有生命、就不能再流轉三界。這處就無講，因為這本論是般若中觀學派，般若中觀學派無講種子、種姓這些問題，所以就無詳細講。你發現有交代就很有趣，佛以善巧方便來幫他過到彼岸，這處就是宗教性很重。唯識就比較學理上去解釋它那個意義比較強，這處的釋文就不用講了，意思是大家都知道了。

接著的時候，我們要看看，我們的《講要》，不過有三段看看，有兩、三段，第一段我們不要理會它。b段，是講為何不要銷毀，a段你們看吧，b段就說：「(煩惱)是流轉因」，剛才講了，所以我應該怕煩惱，但是畢竟不應該銷毀盡煩惱，為何？解「若斷煩惱」，藍色的那段，「則不得集菩提資糧」，斷了煩惱就不能夠集菩提資糧，因為斷了煩惱，你無生命。無生命的時候，你就不能夠成就你的大悲所發的大願，就不能夠成就菩提資糧。「故菩薩以『遮制法』遮諸煩惱」，遮制法即是控制的方法，控制煩惱讓它不能夠作大惡的方法。這樣就遮諸煩惱。即是剛才所講的以善行，經常都做善行，做善行的時候，惡行就不會出現。如果用般若智控制它，如果你能夠見到道的時候，你不用怕，你證到真如的時候，用般若智，知道一切空，即是煩惱都是空的，煩惱都是空的，這處就是中國都很強調這件事，佛都不會去銷毀盡惡性，佛都有惡性，為何？即是佛那些煩惱不銷毀的，不過佛就用般若智控制那些惡的功能。使功能不會發揮作用，這樣以「遮制法」去遮止煩惱，讓它不要生，為何這麼有趣呢？

原因是煩惱不會作惡的，因為你用般若智控制，用智慧指揮它，聖人都會發怒的，佛都有火。為何佛都有火？火即是煩惱，就會發怒。怒是甚麼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怒。大家都知道周武王起兵伐紂王，商紂。為何？《論語》，不是！孟子說：「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」，怒即是發一大怒，因為我不能夠容許匹夫是殘害百姓，所以我弔民伐罪，那他發動戰爭，還不是煩惱？但是這個出發點不是為我自己，是為所有蒼生的福祉而發起戰爭，這個就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就是煩惱。佛都不除惡性，佛即是

聖人，在中國來看，很多經文都講聖人是佛，在天台宗的思想裏面，佛是不會將煩惱銷毀，佛的惡性仍然保存下去。在適當的時候，佛都會動明王之身，整隻惡魔用腳踏著他，不動明王之身，不動明王即是發怒，發怒就是惡性沒有全銷毀。那就說用智慧善行控制煩惱，讓煩惱不會無端發作，這處的方法叫遮制法來遮諸煩惱。那些煩惱受遮，控制，遮是控制，「令其無力」，這處很重要的。令煩惱力不會亂發出來，讓它弱弱，將煩惱來到減弱。「故得集菩薩資糧善根」，於是煩惱控制之後，你仍然可以行善，仍然修福，這個善根福聚能夠修菩提資糧，現在講慧聚，培養智慧。培養智慧的時候，一樣要福伴著，所以不降伏煩惱的時候，只是控制煩惱的時候，就不會妨礙你修福，你這便一樣修善行。由於你能夠「集善根故」，所以「滿足本願」，能夠將來成就「能到菩提」了。

這段就很重要，我就將它講一下。接著就看看呂澂先生的解釋，「流轉之實」，即是流轉的基本的本質，在古文講就是實字，在現在講就是本質。流轉的本質是甚麼？就只是三件事，「惑、業、苦而」，惑即是煩惱，由煩惱就做業，做業的時候就未成熟，就將煩惱再使到它成熟。苦就是你得到未來的生命了，所以我們就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無明改做惑，是嗎？無明緣行，行就是甚麼？業，是嗎？然後識就是苦果，就是入胎的苦果。然後苦果成熟了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又是煩惱，愛緣取，愛與取的煩惱就潤，使到你所造的業，讓其慢慢成熟的。再潤澤你的生命，所以又再造業，又潤澤你的煩惱，於是由愛又有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的下半生，所以無明就是惑，行就是業，識就是我們的苦果，包括識、名色、六入這些都是苦果。觸、受那段，全段都是苦果來的，然後再由煩惱去再造業，再去潤澤生命，今生的生命，你就有第二來生的產生。所以「惑為本」，惑是很重要，即是煩惱是很重要的。因為無煩惱你就不能夠流轉，無流轉，所謂惑為本，惑是甚麼？煩惱，就是三苦。即是貪、瞋、癡是三苦。貪、瞋、癡我們不用全部銷毀它們，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怒，有甚麼是瞋的心理。怒是瞋，嫉惡如仇，是嗎？嫉惡如仇的嫉，就是煩惱。憎不是憎好人，是憎壞人，如果你好人就不憎，壞人不憎，這個社會就會亂了。

還有法制？所有法制不用建立了，好人一樣，壞人一樣，如果是以德報怨的話，何以報德呢？有人問孔子：「可不可以以德報怨？」，孔子：「以直報怨。」，應該怎樣做？應該用正直的方法去處理別人對你的仇恨，對你的不是，如果你以德去報怨，別人對你做壞事，你對他更好，那麼何以報德？別人對你好又怎樣？一樣的，別人對你好，你又是這樣報他，別人對你壞又是這樣，鼓勵人作惡。這樣怎可以？這樣不可以的，應該好壞清楚的，是非分明，這個就是聖人。是非不分，那些是鄉愿之人，孔子喜歡罵人的，這些人無用的。好又這樣、壞又這樣，是非都不分，鄉愿與君子是相對，好的樣貌是君子，實際上是小人，鄉愿。只為君子愿，不會做小人愿，小人愿是西南二伯父，西南二伯父小人愿。所以佛都是清清楚楚，明辨是非，不是亂的。煩惱「即三毒也。菩薩云何畏煩惱(而)不應盡煩惱耶」，為何我們怕煩惱？又不會銷毀所有煩惱。有兩點重點，第一點，「一者，眾生與煩惱不能分割」，如果眾生是凡夫，凡夫一定有煩惱的，「菩薩本願是度眾生」，即是度有煩惱的眾生。

「雖知煩惱是可畏，不能與眾生無緣」，你要有緣了，譬如你又無貪心，但我一些眾生就有很多貪心打麻將，你無打麻將的煩惱，於是你永遠都度不到麻將怡的老友，你度不到。如果你能夠知道他們貪心，跟他打幾局麻將，在他們的言行之中，暗中去感化他們，使他們不需要打，你這樣才度到他。若你所喜歡的東西與眾生完全不同，你無這樣煩惱，賽馬你又不懂，打麻將又不懂、打天九又不懂、賭十三張又不懂，那些眾生就跟你絕緣。絕了緣不能度，大乘的人就是這樣，因為眾生是與煩惱不能夠分割，你要度眾生，留下一些煩惱才可以。如果無了做人，你就不能與眾生一起，於是不能與眾生無緣，與眾生無緣就不可以了。所以集所有的善，諸善去對治煩惱，因為有煩惱才要對治，無煩惱怎樣對治呢？所以保留煩惱，去對治煩惱，「化之為菩提」。對治煩惱，使你對治心是善的，所以善心成就菩提。「若如小乘視煩惱同蛇蝎，避之若浼。」這個浼字，骯髒不堪的東西，恐怕觸到骯髒不堪的東西的時候，煩惱就怕了，「此蛇蝎猶存」，煩惱仍然在此。

你不敢面對它，那些煩惱仍然存在，「仍可為患」，仍然將來可以起活動，去使到你的生命不清淨，所以不如就對治煩惱，控制煩惱，觀它空的。由此密宗那個反修，留下煩惱，對治煩惱來修，這叫反修。密宗這個修法都不是無道理的，是一個很高層次的道理，特別留一些煩惱，要對治煩惱，才要修行，修善行。去刺激你修善行，譬如一個國家裏面無外患那樣講，即是無煩惱，軍隊的紀律廢弛，不擅於作戰。那保留外患、保留煩惱，即是經常訓練軍隊去對付外患，所以你的軍隊會精明，兵精糧足，經常準備要戰爭，我準備戰爭不是侵略別人，是防範別人侵略我。就留下一些煩惱去對治，金庸的小說都有，周伯通就是左手打右手，留下左手煩惱去對抗右手才可以。如果斬了左手，右手練不到武功。一個國家如是，人都如是。留下煩惱的，這個是大乘的精神，是很特別的。這個第一了，將煩惱去訓練你去成就菩提，使你得到永久安寧。第二就是菩薩之所以能夠積習善根，「正賴煩惱(存)在。此不盡之煩惱」，是甚麼煩惱？不是菩薩自己，「非菩薩自家煩惱，而為對人所引之煩惱」，好似對人所引發到，好似武王「一怒而安天下民」。他怒不是因為自己怒，是因為商紂無道，所以怒商紂，即是商紂對人民的殘殺，自己不忍心，所以才起正義之師去征討他。他的煩惱不是由自己所發，是由外在發。因此你發現《孟子》有很特別講法，譬如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」，好色不要緊，即是天下之民，如果你好色的時候，使到所有萬民能夠「外無曠夫，內無怨女」的話，國家就會太平。這個就是煩惱，保留煩惱，專有煩惱的對治，好的，你貪，使人都能貪，如果你希望做一個百萬富翁，好的，使到所有人都能夠成百萬富翁。自己希望能夠安居樂業，使到人都安居樂業。這個是你的欲，你的貪來的，因為貪保留它，使到由己而及人，推到所有眾生。

譬如貪就用智慧控制它，就不是用惡行去獲得貪，那個「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」的貪，孟子講的，得之有命是不要亂來，但是這種的期望是有的。期望都是貪，不過貪是正當的貪來的。這個貪不會泛濫的，因為得之有道，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。你就不會作奸犯科去達到你貪的目的，但是希望自己能夠安居樂業，去推到所有人都安居樂業，這個就是我們所講的是由被人所引的煩惱。至於好貨，齊宣王又說：「我不能夠做聖人的，我不能夠行王政。」為何？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貨」，喜歡錢，好貨是

喜歡錢，孟子怎樣講？他說：「你喜歡錢都可以，如果你能夠使到所有天下百姓都有錢，那就好了。」至於音樂，「寡人有疾」，我喜歡音樂的，孟子說你喜歡音樂，能使到天下每個人能夠享受音樂的快樂。這個就是將煩惱心去對治，而使到攝受所有眾生。這種思想不只是佛家有，儒家思想講得更透徹。不過亦都反映佛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不是兩個極端的，其實可以相並而行，不悖，「道並行而不相悖」，看這處，「於彼不斷，乃能積集」，不斷煩惱而能積集善根，「乃能積集善根，是即以煩惱為菩薩種」，菩提的種子，成就大菩提的種子。「所謂道不離煩惱」，你修道的時候，修菩提之道，不能夠離開煩惱去修。「於煩惱中行道」，煩惱裏面能夠去行正道。由此《維摩經》：「菩薩作於非道，而通達佛道。」為何作於非道？

譬如賭錢跟他一起賭，目標是去度那些人，去妓院，他又去妓院，去度妓女，這是菩薩行於非道。你不應該賭博的、你不應該賭錢的、你不應該飲燒酒，我都去賭錢，我都去飲燒酒、我都去妓寨，這樣行於非道。由於行於非道的時候，才能通達佛道。因為你的願是普度一切眾生，那些眾生你不應該遺棄他們的。你應該想盡辦法去攝受他們，由於攝受他的緣故，所以你能夠成就大菩提。不過攝受的過程當中，記著用智慧控制煩惱，是嗎？用一種「遮制之法」，是嗎？控制你自己的煩惱，你自己就不會錯。控制不到你自己煩惱的話，你跟普通人一樣，你度不到人，更加度不到自己。這個很重要，你沒有智慧成就的時候，你的煩惱，固然不需要將你的煩惱減，不會減的，怎樣減？你都不能夠控制煩惱，煩惱會作惡，干擾你生命，使到你墮落。所以一定要培養般若智慧在後面。

這句是孔子講，「孔子嘗言『小人難養』」，孔子有幾句說話很有趣，他說「唯女子與小人唯難養也」，即是女士不喜歡聽孔子這句說話，說女人與小人好難去培養，都不只是孔子、《論語》講，儒家這樣講，佛家都是這樣講。女身不能夠成佛，一樣。即是最後男女之間的性別就變成中性，即是中性的時候，仍然要取男身的，有些經就說大丈夫即是男子身的時候，不是因為身體的形貌而定，是人的智慧行為而定，這樣亦都對的。一般女士心胸根本是窄的，看不得遠的，男士心胸很廣闊的，能

夠容忍的。一般來講，所以佛經裏面，女子要成佛之前要轉男身，因為第八地菩薩一定要是男身。不是女身。所以觀音菩薩本來男身。後期因為他化身畫一個像，他的化身無所謂甚麼身，他以甚麼身得道者，他就現甚麼身為你說法，他可以現一隻小雞、一隻老虎都可以，現大象都可以的，不只現人，現甚麼身都可以的，《論語》和孔子的道理在這處是相通。小人難養，但難養是否不養？即是小人很難管，很難去教導他？是不是不理這些人？不是，「以慈祥攝受」，小人都能被攝受。「非但絕之」，但字是只是，不是只是排斥他，不會排斥他。你不會排斥他的時候，你應該是怎樣呢？應該是要有些煩惱使到你能夠親近他，親近小人，小人做一些壞事的時候，你都能夠(有)同情心，你都能夠跟他同事，是四攝裏面，用同事攝。同事的時候，有煩惱你才能夠同事，無煩惱怎會有同事呢？

所以煩惱使到你能夠跟他同在一起，使到他快樂，你為他快樂；他悲愁，你同情他，替他悲愁，為他悲愁都要煩惱的，要顯現煩惱的。不過用智慧控制一下煩惱，所以就說以直報怨。以直報怨的時候，他對不住你的時候，你用正確方法處理他的仇怨。那是煩惱來的，譬如好似剛才講的武王，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以直報怨。他殺那麼多人，那些人放縱他怎樣可以？所以多方面報怨的，他殺那麼多人，國際輿論都說要怎樣，逮捕他，是嗎？以直報怨，國際刑警要逮捕這個人，不過他今日死了，心臟病發死了。Cambodia(柬埔寨)那個波布殺了百幾萬人，他做首領的時候，赤柬。於是國際輿論的時候，以直報怨，不可以放縱這個人一樣。以直報怨都要有一些煩惱才可以的。「是亦即『於煩惱中行道』之義」，這個意義一樣，精神是佛家、儒家相似的，用慈力量。

b 那處，在這個地方可能有些懷疑，疑甚麼？即是「菩薩不證涅槃而得菩提，云何經中《法華經》亦授記聲聞而得正覺耶？即是剛才我講《法華經》那幾品，有一品叫做〈授記品〉，是授記聲聞種姓極果的人，就說將來他們會得到菩提的，說他們未得極果的。普通修聲聞乘的人就說他們將來得菩提的，為何？將來不單只得證果，將來還得成佛。答，這處就是呂澂答，「應知彼(授記)是佛之方便，佛能達其實相」，

了解諸法實相，所以「能以方便(善巧成)熟之。是則此慧之方便，非不達實相者所易信(言)也。」我們本來不懂得解、不了解，佛這樣做是不了解的，這處就不是正答了，但是正確的答案，我就給你了，我就不是用中觀的角度答，我是用唯識的角度答，因為一定有種姓，種姓是不定種姓，這些眾生是佛種姓兼聲聞種姓，由於兼聲聞種姓，他未到涅槃的時候，即是未到無餘依涅槃的時候，他未銷毀盡所有煩惱，因此他還有少少煩惱，佛為那些未得到阿羅漢果的人授記，因為他還有少少煩惱了，那些少少煩惱不再銷毀就可以了，將來他一樣成佛的，至阿羅漢就銷毀盡了。阿羅漢銷毀了所有煩惱的時候，就可以不需要靠煩惱去潤生……依願，用悲願，即是無了分段生命，但是有甚麼？

變易生死。變易生死，我們下面都會有講的，自從我發了甚麼願？我悲心去示現出來的，即是好似這個觀自在菩薩那樣，你用甚麼身得道呢？因為他的願使到他能夠成就，用甚麼身顯示出來。你是螞蟻，他顯現一隻螞蟻跟你說法，你將來能夠用螞蟻身得道。如果你以女身得道，變現女子的形貌跟你說法，你是老虎身得道的時候，我變現老虎身跟你說法。螳螂得道，希望他能夠理解真理，於是變一隻螳螂跟他聊天。這時候這個不是用業力，不是業、煩惱的分段生死，而是變易生死。他的生死是變易，流轉，不過流轉，是變易生死流轉，不是分段生死流轉。有兩種流轉，一種是業力所引致，一種是透過悲願引致，這點就解決了那些疑難。不過這處就是呂澂先生沒有解釋，我們講完這部份了。今晚就繼續處理下面，資糧修習就分兩大部份，丙一，丙二，丙一就是福慧辨，已經講完了，即是福怎樣修、智慧怎樣修？這些是不斷煩惱地修智慧，不入涅槃地修智慧，智慧那部份，講完了。

今日就丙二，就以地位辨了。地位即是階段，即是一個階段、一個階段，先學甚麼，再學甚麼了，原來《菩提資糧論》這處很有條理。這處分開兩大部份，丁一、丁二。丁一就是有力者，有力是代表地上菩薩，尤其是第八地菩薩。因為第八地菩薩有一樣東西圓滿，力波羅蜜多圓滿，大家都記得。所以一般講有力者就是指地上菩薩。即是聖者來的。先講聖者，後講未得力者修，即是凡夫，未證、未見道，即是地前菩

薩。地前菩薩分開戒、定、慧，修相行、修法行、修教授行、修法供養行，分六大段。我先講得力者修，即是先講地上菩薩。

這處是丙一了，以地位修了。分開丁一、丁二，丁一就是有力者修，地上菩薩，假定有些人問：「得力菩薩(那些地上菩薩)，於眾生中，云何應修行?」，云何即是如何修行，菩薩怎樣修行?前面講修福慧，整個過程是怎樣修，問，裏面用三首頌答，第七十九首頌，「諸論及工巧，明術種種業，利益世間故，出生建立之」，第一首頌。即是菩薩甚麼都學，能夠產生各種理論、各種知識，哪些知識?知識能夠利樂眾生，利樂世間的眾生，你都要學。第一樣，各種的理論，包括醫學的理論、包括哲學的理論、包括邏輯理論等等。工巧包括各種建造社會的一切基建的知識你都有，譬如修路怎樣修?建房子怎樣建?怎樣造飛機?怎樣築機場、築馬路、怎樣養牛、怎樣養馬，你全部都懂得的。這些就叫工巧。工巧通常與建造有關的，即是工巧明在五明裏面，有一種叫做工巧明。接著，明術，即是各種古靈精怪的東西，譬如捉鬼的技術都算明術，治病的技術都是明術。Hospital 替人施手術就是明術，各種古靈精怪，或者正、或者邪，都懂。「種種業」，其他的一切一切知識，即是「諸論及工巧，明術」，即是在《地持經》說菩薩求法當於五行處求，即是五明處求，第一叫做因明處，講邏輯；聲明處，語言學；醫方明處，就是醫學；工巧明處即是一切建築、一切工藝的東西，最後才是內明處，即是佛家的哲學，要學所有東西。

即是說這些五明是宇宙一切知識，世間一切知識，世間、出世間一切知識都應該懂得，因為這些知識是可以利益世間故，對世間有利的，世間眾生，這個世間指世間眾生，對一切世間眾生，就利樂眾生，能夠利樂他們的。所以那些知識全部都要學習的。「出生建立之」，出生即是產生這些知識、學習這些知識、建立這些知識。這些知識由你發明，譬如紅潮影響著香港，如果你能幹的，找方法控制它，你建立一些方法控制紅潮，你菩薩應有的，應該做的責任，就不只是躲著家中，躲在廟宇敲經念佛。只是敲經念佛不可以的，要這樣做的。各種的地上菩薩，不是普通地前菩薩。不過，地前菩薩的人都應該學習地上菩薩，各樣知識都要掌握、各樣知識都要學習，和

自己應該建立新的知識體系。

第八十首頌了，「隨可化眾生，界趣亦生中」，隨著你要化度的眾生，可化度即是你要度的眾生。那些眾生在甚麼界、甚麼趣呢？你都要願在甚麼界、甚麼趣來生。「如念即往彼」，一念之間即刻去那處。「願力故受生」，因為你不是用業力受生，你是用悲願去受生，即是這個界是代表甚麼？代表三界，即是你一念之間，他是色界眾生，你要度他，於是你就即刻生去色界。如果欲界眾生，你一念之間就生欲界眾生。他是無色界眾生，你一念之間就生無色界，這樣叫做「如念即往彼」。如果他是欲界眾生，他是你要度的人，很高大的，他好似外國人那樣，於是你變了七尺的人，跟他一樣那樣的人。他是球王比利那樣的顏色，他就變了球王比利一樣的顏色，在他面前，替他說法。如果你是南方的人，熱帶人、矮人的，於是你變了矮人跟他說法。他幾肥、幾高、幾大，你變幾肥、幾高、幾大跟他說法。這個就是「一念即往彼」，因為你的受生就是用悲願受生，你要用神通。所以大乘很重視神通，你無神通，你怎樣變？你用神通去度他。趣就代表六趣，即是他生天，我們就變天那趣的眾生，如果那個眾生你要度的，生在餓鬼、地獄、畜生，我就變餓鬼、地獄、畜生來到度他。他們是甚麼趣，因應他們的趣在哪裏，你就生去甚麼趣。他是甚麼界，就生甚麼界？這樣來到度他。

八十一頌，「於種種惡事，及諂幻眾生」，即是這些眾生是無得救，做了種種壞事，所有的，又弑父、又弑母，又殺那個阿羅漢、又出佛身血、又解散僧團，這樣眾生是無得救的，即是無種姓、一闍提來的，無姓有情。諂幻眾生，諂即是無正直的心，諂曲的心，即是心已經扭曲了。諂即是扭曲，阿諛諂媚，諂扭曲了。幻，幻妄的眾生。眾生口甜舌滑的眾生，無得救的眾生。怎麼辦呢？那是不是不理他了，任由他自生自滅，不是的，「應用牢鎧甲，勿厭亦勿憚」，應該你披甲上陣，鎧甲即是披著盔甲去打仗一樣，即是做先鋒，去做衝鋒隊。衝鋒隊容易被人刺死，先穿一件鎧甲，鎧甲表示甚麼？般若智、精進，六波羅蜜多，四攝，這些鎧甲具體的描寫，即是披甲上陣不會受害的。因為你不披甲，你分分鐘會死的。你會害自己。勿厭，不要討厭

他。因為他們做壞事的時候，你討厭他們不是辦法，雖然他們不能生天道，但在人間也好，他們有諂曲之心，使到諂曲的程度降低都好，他有幻妄之心，講大話講少些都好。即是這樣，我不希望是究竟，不一定究竟，五乘眾生，他們是人天乘，人天乘眾生，讓他們受人天的福報都好，做少些壞事都好，不要做那麼多惡事都好，所以要披甲上陣，對這些眾生，都不會遺棄他們。這個就是捨，我以前講慈悲喜捨，現在就將慈悲喜捨的精神就落入去怎樣修行，這樣修法。所以，勿厭，你先不要討厭他。但是不要害怕，勿憚，「過則勿憚改」，《論語》裏面，孔子教，即是教人們如果有過失，不要驚懼，應該改過它，憚即是怕的意思。於是對這些眾生，不要害怕他們，亦都不要討厭他們，應該同情他們，加以同情，披甲上陣，去輔導他。雖然你不能夠全部改正、將他糾正過來，或者做不到，但是引導他，減少他的惡，減少一分就一分，成就一點得一點，這個就是這四首頌。這三首頌，就是地上菩薩才做到，我們做不到，第八十一首頌，我們做不到。

那我們可不可以一念之間，那些眾生生在無色界，你就變了無色界的眾生去說法呢？根本不可能。你可不可以變一隻螞蟻，跟螞蟻說法嗎？我們做不到，因為地上菩薩，因為有力者修，這段就是講地上菩薩。跟修福一樣，先講地上，地上是那麼精彩的，於是「雖不能至，然心嚮往之」，雖然未到這個境界，但是我知道這個大菩薩，菩薩摩訶薩的境界是這樣的，先被我們認知。呂澂先生《講要》：「般若行非一蹴可幾」，修般若的行為，是智慧來的，就不是一踢就到了，幾者是差不多可以達到，不是一踢，即不是一蹴即至的意思，不是一蹴就成就的，一踢就成就的。幾即是庶幾乎，「其可庶幾乎」，差不多了。幾了，我這處就解作成就，不是一蹴即至，一蹴就可以成就，一做就可以成就的。「而為漸進」，慢慢修，這處是回應我們這處的，我們以地位辨，地位即是一段段階段，地位是階段，一個階段，一個修，所以要漸修。這個跟禪宗不同，禪宗是反對有階漸，這處是中觀學派和唯識學派是主張階漸，一步步來，不要急躁，急躁是不行的，急不到的，慢慢來。即是這樣的，所以是人都可以修這樣。但是禪宗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修，頓悟成佛，有一萬個，無一人可以得。但是你修唯識、你修中觀，一百人，一百個得，因為它是一步步來的，步步為營，慢慢做。「故有次第地位」，所以有次序，order，地位階段，有次序、有階了，所以

修集資糧的是修福德、智慧資糧之後，要講菩薩的「漸次行」，講菩薩一段段修行的方法，現在就講漸次行，所以在福德智慧資糧之後，要講這個以地位辨。

依修行的次序來解釋，這段就是解釋修行的次序，餘下兩段就講這個地位辨，分開兩大段，「地上菩薩，這個就是得力者修。有一個力字，這處遺漏了力字，你們的講義有沒有力字？有沒有？這處是得力者修。力字。「地前菩薩是未得力修。菩薩見道」，即是證到了真如的時候，就叫入地，初地菩薩、二地菩薩、三地菩薩，得力者修就是這些人，就是地上菩薩。這些菩薩，地上菩薩的煩惱障、所知障比較薄，所有修行的行為、所有修行的過程，都能夠「隨自意樂」，隨著心怎樣，他就會怎樣。這些眾生，尤其是八地眾生。「生死變易，亦隨欲顯現」，他們喜歡生哪裏就哪裏，隨著自己的意樂而得，即是剛才講那些嗎？我喜歡生甚麼地就生甚麼地？我喜歡甚麼界就生甚麼界。是甚麼趣就變甚麼趣眾生。隨著意識所到，就變現出那個身體、變現出世界，稱此後的行為是甚麼？「意樂行」，即是我心意喜歡怎樣就變現怎樣。「稱其身為意成身」，這個不是業所感身，是意識的悲心所成就的身體來的，「意成身」。「或者變化身」，是佛的變化身，菩薩變化身，或者「意生身」，透過你意識的悲心，而產生身體。地前菩薩不行，地前菩薩做不到。地前菩薩的努力是聞思修，但是三摩地是透過聞法、透過思法，因為聞思……透過剛才那些法所得。

地前菩薩是修未到家，所以聞思為主，因為從聞思修到三摩地，即是聞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。地前菩薩有兩種智慧，一種是聞法的智慧，一種聞修，聞所成慧。但是聞了法，消化那些道理、消化教法，用智慧去將它分析，來綜合它，取它精神，這個是甚麼？思所成慧。地上菩薩就不是了，地上菩薩除了聞思之外，還有修，直接可以有神通的，直接可以降伏煩惱的，就跟地前菩薩有些不同，銷毀煩惱的，我們做不到。我們將它降伏而不能夠銷毀，那麼他們以聞思為主，確定我們的知見了。甚麼是對？甚麼是不對？正確見解要確定，那麼「以為修趣正鵠」，就是修行的目標。「正鵠」，「失諸正鵠，反求諸其身」，「射有似乎君子」，即是君子的行為好似射箭一樣，「失諸正鵠，反求諸其身」，如果射不到靶，就要問一下自己，不

要問靶，有些人射不中，(認為)靶放不好，風大而已。君子就不會，他應該是反省一下自己射的技術是否有問題。菩薩修行以聞思為主，就奠下我們的正確修行路向。修行路向就是正鵠，正鵠是甚麼？是培養般若智去成就大菩提，這個是正鵠，要成就正鵠，要建立正鵠，要向著正鵠來到實踐。所以那時候的地，修行以勝解為主。勝解即是殊勝的了解，就是徹底的了解。

對人生、對宇宙的道理，得以徹底的認清楚它，這個是地前菩薩所做的，我們應該所做的東西，亦都叫做甚麼？勝解行地，地前修行的過程，那個階段叫做勝解行地階段，即是透過聞所成慧、思所成慧對佛的教法有正確的認識，對途徑，成佛的途徑有正確的認識。所以這個階段，你的修行就是勝解行地，地即是階段。地本來的階段可以載物、可以承受你生命那裏，這叫地，即是階段，這個叫勝解行階段。這個解地，地是何解呢？分位也，即階段，order，first order、second order，即是level又可以，first level、second level，有程序的意思。地又再能載的意思，你是修行者，一地地，那個地可以承載你，所以《易經》說：「坤者以厚德載物」，《易經》這個坤卦。坤的特徵就能以厚德，來到可以天覆地載，使到眾生生長，可以存在，這個地的德。天的德，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。地的德即是坤卦的德，坤為地，乾為天，這個就是厚德載物。這個講以地位辨，地位代表一個階段，即是某一個階段，那個階段承載你，你在這個階段裏面，好似地下那樣承托著你，你好好地修行，一段段去升進，從一段升到第二段，從第二段再升到第二段，這個是厚德載物，能承載，能生義，在這個階段能生出你的智慧，能生出菩提的智慧，這個是菩薩的行。菩薩的行為可以用地去比喻，菩薩行為有階，一段一段的，所以用地來比喻，地位辨了。地位表示甚麼？即顯地地「皆具任持『菩提資糧』、產生『菩提資糧』之功(效)」，地前的階段，亦都能任持你的菩提資糧，使到菩提資糧能夠產生出來，地上又進一步任持地上菩薩，使到又成就菩提資糧、產生菩提資糧，地可以種一些穀出來，於是任持穀，使到穀能夠生長成就，穀米能夠成就，以這個來到比喻。所以講完了以福慧辨之後，就應該講甚麼？地位辨，即是漸修，顯然跟禪宗的不同處理辦法，這段是講為何福慧辨之外，需要有地位辨。

b了，「如是十地」，因為地上菩薩，這處講地上菩薩，地上菩薩分開十個階段去成就的。地地升進每一地，每一地是比前一地進步，「固有其次(第)」，有固定的階段，而每一地之中，「復有披甲(上陣)、發趣、超乘之次」，每一地初初入地的時候，要披甲上陣的入地。入地的時候要勝敵，要先將敵人打敗，於是發趣，能夠成就那地我們應成就的事。完成之後，於是「超乘」，是超過這地，再高一地，即是在初地的時候，一樣有披甲，一樣有發趣，完成之後，由初地超乘就升到二地去，二地未到的時候，就披甲上陣，成就第二地應修那個菩提資糧，那就是發趣。成就到了，又升進，又超乘，又再披甲上陣，去做第三地工作，好似去打仗，直接用打仗比喻。所以「此如臨敵」，好似這樣披甲上陣，如臨大敵，「先之鎧甲莊嚴」，穿好那些鎧甲，審慎其事，慎重其事那樣。「繼之長驅直入」，在每一地裏面是重重障礙，那你就披甲上陣，披荊斬棘，將一切障礙掃除，這樣好似打仗一樣，掃除敵人。因為甚麼？因為你的煩惱障、所知障，煩惱障是敵人來的，怎樣降伏你那地的煩惱障、你那地的所知障，要披甲上陣之後，就要長驅直入。你讀那個《地持經》、讀《十地論》，講每一地要降伏煩惱，每一地都有的，每一地的煩惱都要降伏，降伏了，然後能夠升進，然後能夠長驅直入，於是能夠殺敵制勝。能夠長驅直入，「終於殺敵致果」，殺敵能夠獲得果地的果，果地的果不會沉迷果地，就要超乘，離開它，「而復超然，向上一著」，要朝著另外一地走的，不會耽著那地。

即是初地菩薩修行有了成就之後，一定跳入二地，由二地再升進三地，由三地去四地、五地，七地、九地、十地，十地都不可以，十地都未成佛。即是彌勒佛都未成佛，那麼要超乘十地，去成圓滿的佛果，那就成佛了。那就一地地向上，這個殺敵如是，講菩薩修行都一樣，「菩薩亦爾」。菩薩亦都有披甲，又有發趣、又有超乘，去打仗一樣，這處就強調了我們的漸修和漸修過程當中，我們一定要克服所有煩惱。接著就講地上菩薩的修行了，地上菩薩，我們剛才講那三首頌，剛才第一首頌，要對五明都要了解的說法。現在講了，地上菩薩為了眾生的緣故，「一切有益世間(眾生)之學(問)，應學應知」，這處很重要，大乘與小乘不相同，對一切對世間眾生有利的，

你應該要知道的，你應該都要學習的。舉例世間學可以分做三大類，第一類叫諸論，各種的甚麼logy，甚麼logy等於我們甚麼學、甚麼學，我們的倫理學、我們的經濟學、我們的科學等等，科技、technology等等、哲學、文學、文字學、聲韻學，所有東西，論即是甚麼學。工巧，我剛才講工藝，technology你都應知。明處是各種學問，即是五明處，「於此而能究竟通達，便為一切修行之因」，如果你對一切都不想學，你就不能夠成就大菩提。原因是大菩提即是一切智智，甚麼都要懂得，如果你懶惰、不精進，都甚麼不懂，就不是一個佛教徒了。即是不是大乘佛教徒，你可以乖乖地做一個小乘佛教徒。回去修這個五停心觀，不用讀那麼多經，浪費你時間，你讀那麼多經教做甚麼？你讀那麼多經教的時候，你學那麼多學問，要普度眾生，這個就是大乘精神。因此，「論言菩薩應於五明處求」，這個論是指甚麼？這個是《佛地經論》，和《地持經》和《瑜伽師地論》等等那些大論，這個菩薩行處，菩薩求法應於五明處來到求，剛才說了。這個是第一首頌來講。

第二首頌，「然地上菩薩，以得根本智故」，得到根本智，甚麼叫根本智？般若智有兩種，一種後得智、一種根本智，兩種，證真如，證真如之後，他的後得智起了，學的學問「乃能徧學五明」，因為有根本智起的時候，後得智很容易運用，五明處要後得智學的，不是根本智學。根本智起之後，帶起後得智來到學，「得其應用」，不但能夠學，而且能夠應用出來，不是死學了，是活學活用。所以「故為得力者修」，所以這段文字是每樣都學的時候，不是為初學人講的，是講有力的菩薩，修行的過程要這樣，「非未得力者所可企及」，不是初初所學的人能及的、所能希望達到。所以你發現那麼難，有很多東西我都做不到，這個不是對初學人講的，是對地上菩薩講的，「又十地行為天行」。「天行」即與天的真理相應，與天的真理相應的行為，天行，與真理相應的行為來的，那所以與一切真理相應的時候，落入世間的時候，就叫「十王大業」，十王大業的話，未成佛的時候，你就是第八地、第九地的菩薩，你就可以生人間裏頭做甚麼？轉輪聖王，乃至修各種天裏面，譬如摩醯首羅天，做摩醯首羅天王。為何要做摩醯首羅天王？使摩醯首羅天，整個天是由你控制，去普度他們。所以帝釋整天下來問佛，因為帝釋不是普通人來的，是菩薩變現的身來的，

菩薩變現帝釋，所以《般若經》帝釋經常跟佛討論學問，因為他是十王大業的十王之一。羅時憲先生有一首對聯，他說成就十王大業，在世界佛教會有對聯，就用成就十王大業這句說話。這個比喻，這個呂澂先生說「是猶儒者『內聖外王』之事」，內聖就是修般若智去證真如，這些是內聖，外王就是成就十王大業，是普度一切眾生，這個是外王。儒家思想的內聖外王，在佛教一樣講內聖外王的。就是修十王大業，並得轉依。羅生的對聯的對尾是這樣講的。「故能隨願趣生界趣」，所以隨著你的願能夠趣往甚麼生、甚麼界、甚麼趣都能夠成就，隨著緣都能在三界裏面，隨便一界，他可以生，在六趣裏面，隨便一趣可以度，去普度眾生，目的是化度有情、化度眾生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「不礙煩惱而能善用煩惱」，不礙煩惱就是不為煩惱所礙，這個使動法，調轉講，不礙煩惱，不是妨礙煩惱，是不為煩惱所妨礙，這樣能夠普度眾生。

因為為何？上文講了，你的煩惱是故留煩惱，你不會銷毀盡煩惱，就透過少少煩惱保留的時候，你能夠生起甚麼界、甚麼趣都能夠生。這樣，能夠成就一切善，善用煩惱，所以「不憚惡事」，所以惡事都不怕的，我都不驚的。不憚，憚即是驚怕，所以那些做惡事眾生，有些人見到就走人的，不敢接近的，我不怕，他這個殺人魔鬼，這個狂魔，我接近這個狂魔，我不怕這個狂魔。一般人做不到，記著地上菩薩做到就無事，除了你是地上菩薩，所以不憚惡事，不怕做惡事的人，「並能轉移諂曲眾生」，將誑幻諂曲眾生轉移諂曲變做正直、誑幻眾生轉移他，使他不要妄語、不要兩舌、不要綺語等等，能夠改善他就可以做誠信的眾生。「同趣淨界也」，界是世界，同扶助他們，成就真正的淨土，這個世界裏面，有一個眾生是不清淨，這個世界就不清淨，所以一切所有眾生，都希望他們可以降伏煩惱，使世界真正清淨，那麼「同趣淨界」。這一段就是地上之行，講地上菩薩之行為，「詳《十地經論》」，《十地論》就是《十地經論》，《十地經》，《十地經》解釋十地，即是《華嚴經》的〈十地品〉，獨立出來就叫《十地經》。那解釋《十地經》就有《十地經論》，解釋《十地經》，《菩薩地持經》即是《十地經》。即是很多版本，名稱叫做《十地經》，又叫做《菩薩地持經》，解釋《菩薩地持經》、解釋《十地經》，又有一本論叫《十地經論》，「本論甚略」，此《菩薩資糧論》講到地上菩薩怎樣修行的過程很簡單的，因為講《十地經》，《十地經論》就很詳細的，「凡夫空論亦無裨論」，我們凡夫詳

細講十地，初地菩薩怎樣修？二地菩薩怎樣修？乃至第十地菩薩怎樣修？無用的。根本你不能夠修，剛才講那兩、三點，你發現我們是做不到。

我們喜歡生甚麼趣、甚麼界，一念之間就生到，你去普度他，我們根本不能夠生。這個就是熊十力先生那個「貧子談金，痴人說夢」，窮鬼又講幾多億、幾多億，這樣轉來轉去，有甚麼用呢？他未見過一億元，你手頭都未接觸過，十萬元都未接觸過，講甚麼十億元呢？「貧子談金，痴人說夢」，蠢人昨天發了一個夢，又做皇帝，又做甚麼十王大業，肯定做不到，又講做十王大業，所以普通凡夫講得太多都無用。用三首偈便可以了，隨隨便便、簡簡單單交代了地上菩薩、得力者菩薩怎樣修。那些未得力菩薩者怎樣修呢？下面詳細講，「今即不詳」，現在就不詳細講了。下面呢，下面就是那個，不詳細講了。我剛才講的東西，其實都齊備了在講義裏面，或者你自己看看都可以了。接著下面。這段我就不夠時間講，好了，講到這處，在這處，今日先講到這處。

-完-